

閱史邈視
附續



閱

史

邨

視

附續

李塏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閱史郅視 附續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閱史鄰視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閱史邾視卷一

清 蠡縣李 塋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屈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

今日耳。故成王迎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據尙書。風雷之變在公未發之時。乃居東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爲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啗我。見我之有怒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肯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害我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害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焉。必斬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

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真一時之雄哉。曹孟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之。有餘味矣。

于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輓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況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遇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說。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疑而鳩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啓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尙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隰斯彌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石建奏事上前。卽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鷙。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鷙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忽倣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蒞醢。卒以倣致之。則有愧於胯下者不尙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祓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

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三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略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績乃爲真。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辭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爲也。

漢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真樂爲死矣。

漢高，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币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

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鎔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發人多而戶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爲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與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貴粟務農天下安甯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更成弊竇矣然使用以救荒猶爲有實濟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強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三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言文帝及太子嗣位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變。使當時不從諠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慄。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

之指哉。武帝御將，蕩佚不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蓋勳諫以爲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倭僂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雄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勤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

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卽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真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其拒禦。諸將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當此天動地吸之時。而談笑應之。真人傑也。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未晚。此千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諸此之知也。故粵與閩浙自關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隙。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爲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略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鬪者。小云乎哉。孫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大略哉。

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望之實庸人。鄙夫耳。本無可稱。若扶風者。又進退失據者也。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誦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寄存幸耳。

曹公徵劉曄。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曄獨臥不言。人怪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曄終不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撰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媒媒婞然者。何以爲哉。曄所謂遠言。蓋舜禹之媒媒婞然者。何以爲哉。事耳。故以腹心任之也。

陳壽志不惟略。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略載郡

被書錄寡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嘯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悌言其刑頗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永不宣哉。且待宗於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尙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浮也。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

魯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成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閒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逼。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困米與之一。見孫權。卽建鼎足江東。兼併荆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清濁大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爲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密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外國人皆笑。四坐

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真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爲師而後可。或者不免巧言令色之譏耶？以至相下士則可矣，非我輩所當學也。

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語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袁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間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爲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爲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入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僞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嗚呼！毅之所長，乃玄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互時，未嘗倦怠。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真近古之人豪哉！王崑繩聞予言曰：穆

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事自爲。亦何爲者。且因此而有所才競勝之心。則愈債厥事矣。此論固可補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隄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卽知其必敗。旣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爲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晉以來。習尙氣勢。驅進而前。如頽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尙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慧斐顧歡輩惑溺佛老比比而是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泯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罰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高洋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眞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鬪雞亦號開府一時紆青拖紫者與狗馬全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簪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爲馮夢禎所標甚多至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異矣

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苻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遭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